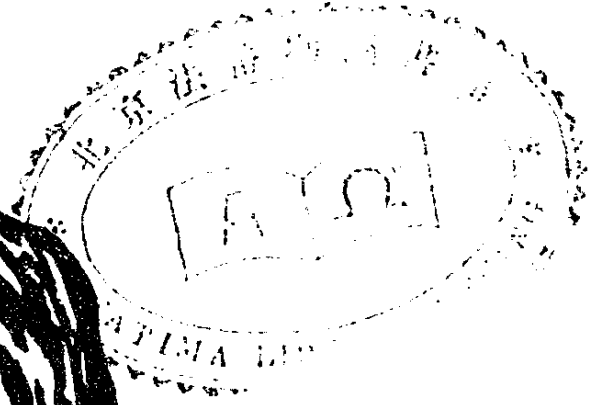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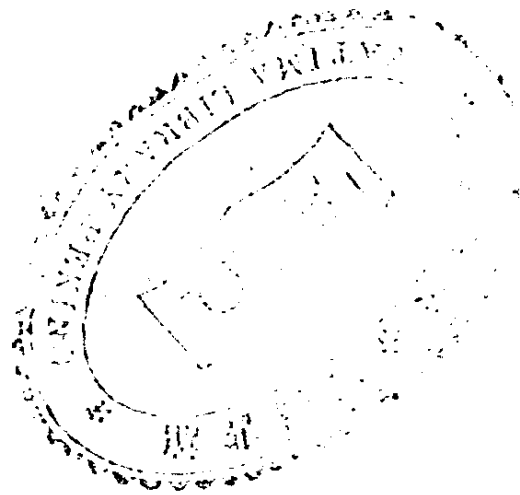
活生的耶穌



香港真理學會出版



耶 穌 的 生 活



香 港 公 教 真 理 學 會 出 版

DOMINI NOSTRI JESU CHRISTI VITAE SYNOPSIS

AUCTORE EPISCOPO A. GOODIER S.J.

The Lif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By Bishop Goodier S. J.



5th Edition
August 1948

IMPRIMATUR:

† H. VALTORTA

EPISCOPUS HONG-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King's Bldg. 1st fl

HONG - KONG

目錄

小引	I
原序	II
第一章·導言	一
特選的民族	一
不離正軌的信仰	二
一般黨派	三
第二章·起源	四
隱居生活	四
若翰洗者	五
最先的門徒	六
初次宣講——加利肋亞	八
反對	九
他的教誨	十
第三章·頂點	一二
伯多祿的信認	一二
十二徒	一二
一個大聖蹟	一四

生命之糧	一五
伯多祿底信認	一六
從加利肋亞到如德亞	一七
顯聖容	一八
最後的一課	二一
第四章·終局	二三
末次的遊行	二三
辭別的遊行	二三
蘸飲	二四
最後的幾天	二六
苦難與聖屍	二七
叛徒	二八
最後的晚餐	二九
審判	三〇
加爾瓦畧山上	三二
復活	三二
他復活了	三三
附 表·耶穌顯聖跡一覽表	1
耶蘇喻言一覽表	6

小 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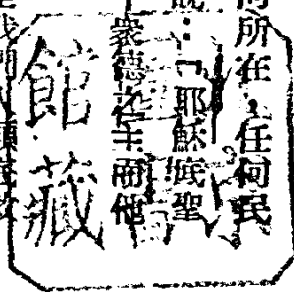
耶穌基督 Jesus Christ 是歷史上絕對無可比擬的唯一偉大者：他底聖名在任何所在，任何民族，任何時代，永常備受歌頌崇拜；他底行止是唯一超卓的典型，故聖伯爾納多說：「耶穌底聖道是明智底學府，耶穌底仁慈是義德底實施，耶穌底生命是廉節底模範：誰捨此——蒙德老手爾他——求的，終是枉然徒勞的」。

所以我們都有認識和了解耶穌行實的必要——不但因他自身底偉大，且因為他是我們人類底救贖恩主；和我們修德救靈前途之「光明」與「道路」

這本小書正適應我們這個需要，且給我們開一條便捷的途徑，它可說是這位葛大主教多年研究的結晶，我們毋以其區區而忽視之，再者，它又是這樣簡晰和闡明，我們祇須用幾個鐘頭的工夫，就能够把耶穌底整部史蹟——整個的耶穌——領畧無遺了。我們果有敬仰與瞭解耶穌之意的話，真不可不讀！

此外，爲使讀者更易於明瞭，和以資進一步的詳細認識底參考，特另附編些圖表，或許不無少補吧。末了，我還要叨借聖文都辣底一句話，向諸位親愛的讀者說：「我很期望你們虔誠地多下些工夫去細讀；庶幾這裡所記述的主，要成爲你們的教師，你們的指導者！」——譯者識。

一九三六，四，復活瞻禮於華南總修院



耶穌的生活

原 序

姑勿論別的作者，可把耶穌底行傳如何伸長起來，或如何裁削過去，惟是耶穌本身與其所渡過的一生，二者在四聖經——瑪竇 Matthew，瑪爾谷 Mark，路加 Luke 與若望 John 中，俱有真確的証據在焉。今日的學者即一般非公教的，都異口同聲承認這書——四史，與一般史籍同樣真實可靠；他們甚至謂誰不肯認牠為真確的，無異自置身於真正學界之外。以故為鳩集耶穌底遺史，我們當全依據着這四史，不然，舍此他求，則所有撰述，無非是我們一己的私見，殆非耶穌基多遺留於此的原本史蹟了。

瑪竇聖經 St. Matthew's Gospel 緣為當時居日路撒冷 Jerusalem 不肯信奉真教的希拉化 Hellenistic 的猶太 Jews 人而作的，為此它的視線，恆集注於古經 Old Testament 與舊律 Old Law 上，以指明耶穌已全把那些典律與先知預言，在他身上完全應驗着了。而且又是「新律」與「新制度」的創立者，這聖經即我們目前所有的應是寫於紀元前七十年前的；雖則這現成的也許是出於較早的，以那時猶太人所通用的亞拉米 Aramaic 語寫成的原書的譯本。

瑪爾谷聖經 St. Mark's Gospel 也准可稱為伯多祿聖經 Gospel of St. Peter，因據一般學者的推斷，這聖經大都是伯多祿所宣講的福音，而他的繙譯員——瑪爾谷為之紀錄成書，這書的出現時代，是在紀元六十年前，可料定無疑，這書比之瑪竇聖經，寫來簡短得多，但更為活潑生色，且顯示着西滿伯多祿底特性。

路加聖經 St. Luke's Gospel 顯然是紀元六十年間，在宗徒行傳未完竣之先寫就的，聖路加所述，據他自己告訴我們的看來，比較其他聖經，尤爲近於歷史筆法。他盡量去搜索所要敘述的原始實據，在他書中多處顯示着他的確用過固有的史源的憑証。

至於若望聖經 St. John's Gospel 就與前三者考據截然不同了，這位宗徒著述於晚年，約在紀元九十年與一百年間。他的記述毫不像聖瑪竇和聖路加所有的，他立意在講述一些重要的事件，此外又傾向于較爲重要的辯論，尤其是那些在日路撒冷發生的，前三聖史，大半是記載在加利肋亞 Galilee 時的生活，而聖若望則多關於在如德亞 Judaea 一部的：前三者，大抵站在同一平衡線上，且屢記述着相同的事情，而這位聖史則每習於敘舉那與衆殊異的特別事蹟。

緣因當日那些聖史，無意去寫如今日所習尚的傳記式的敘述，又因他們各自獨立地講來，縱可估是他們都必曾參考過同樣的典籍，甚至或許互閱過彼此的著述，也未可必言其無，故此想要確實地明瞭他們記錄各事的程序，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到底，經過一般學者多方探考之後，耶穌行傳的極大部分，都得大家一致的同意。至其餘有可疑問之處，要皆是不關重要的，爲是我們在聖經裡頭所能領畧的，不僅耶穌的歷史，而且還有他本來的人格與個性。故我們相信，凡抱着同情與了解的心懷，接近這聖經的人們，耶穌這肖容是要在他們心靈深處，很明顯的永恆活動着，印刻着不滅。

這葦小的冊子，雖謂已竭力保持它歷史的事實與秩序，然而猶祈望吾主耶穌更無遺的，親自給我們畢現出來呢。

第一章、導言

爲了解耶穌的歷史，我們至少當先有些前此的史事概念，不然，這就幾可說是不可能的。溯自人類因陷落而被謫於懲罰的境地後，就有一個救援者許下將要爲他們而降來，這個盼望於是世世代代繼續着，進展個不已，這不僅在猶太族 Nation of Jews 中如是！即在一般所謂異教民族中——縱這遺傳在他們之間，不無些附會的訛解，——又何嘗不如是！

特選的民族

正當其他的人們沉迷於慾海之際，有一個民族爲上主所特選，渥受格外之庇蔭，始終保守着唯一真主——宇宙底創造者的觀念，和對於將要降來的救主的切望，這個民族塊然獨處，不與異族混雜，她的歷史也孤屹地標立於四周的異族中間，她在政治和宗教上，雖曾遭失敗，然而顯明有外界助佑暗中維持着她，使她存着那偉大的希望。

天主不絕地遣派了許多先知，爲護翼她不致陷於四寰的邪教異端；喚醒她記着將要來的默西亞 Messiah，且給了她很多很清楚的標記，教他當這默西亞降來時，能辨認出他來。歲月奄忽，一代復一代地逝馳過不已，這個希望在這眼巴巴期待着的民族中，也成個正比例的越趨篤切與深刻了，於是誰都可以說，他們整個宗教生命全建築在這盼望——（許約）底實踐上。

第一章、導言

耶穌的生活

耶穌降到這世界來的當兒，猶太民族之渴望那就要出現於他們中間的救主的空氣，可謂濃厚和緊張到極點了。

這民族享有久遠而特殊的歷史，在她誕生前二千年或更多的年間，她是一個加爾定Chaldean人叫亞巴郎Abraham的，開始漸漸蕃殖，伸展起來的，後經大先知梅瑟，Moses從厄日多Egypt國的艱難中救援出來，這至小是千二百多年前的事。末了。她才據居於巴拉斯丁，Palestine 其時約在達味David與其子撒落滿Solomon的皇室，未奠基業之前一千或更多年以前，既而這民族分裂為二邦，依撒厄爾Israel邦據處北方，如達Judah邦佔有南方，但二者結果都為北來的強寇所吞滅，整個民族盡遭俘擄之劫，為此，人都想她要似已往別的民族一樣的完全散亡了，約到這竄流幾近百年間，她的訊息已絕聞於她的先祖所遺傳的世間了。經過了若干時期，這兩派人竟獲釋放，回歸他們的故土。於是乎猶太民族始得慶生還之幸，先知們也重轉向他們來，這樣的過了若干世紀，這猶太民族於馬加伯氏Machabees統理之下，居然復興起來，再完成一個鞏固的，劃一的獨立民族，這就是基多降世前不久的一回事。再後，巴拉斯丁與其他國一般的，為羅馬Roman帝國所併吞，等到吾主耶穌降生之日，這巴國已為一個見委於羅馬皇的衣都美Idumaeen人。名黑落德Herod的所統治。

不離正軌的信仰

當政治忽盛忽衰，忽興忽亡之際，有一種生氣蓬勃不竭的力量，就是那不離正軌的信仰；第

一、崇拜唯一真主，排斥一切旁的多神信仰；其次，誠心篤信那個將出現於他們中的默西亞！他將要出現於達味皇族裡，誕生於達味城 City of David，白冷那 Bethlehem，承襲達味的帝業，同時又是天地萬物的主宰。這個信仰，雖則從未泯滅過去，但是，却不能常保持着她固有的純粹；雖則是統一的根源，而實際上民族的統一，却是賴着遵守梅瑟典律以得保存，那將下降的默西亞因而被視爲一世俗的君王：他有一天將要統率如達軍旅征服天下；而那隸伏於默西亞之下的梅瑟典律 Moses' Law，反被尊視在默西亞的聖旨之上。因此在這些猶太民中 Jews People 產生了一些黨派，當耶穌之時，尤爲顯著，故有稍加區別的必要。

一 般 黨 派

(一) 法利塞黨：Pharisees 他們都是極端的民族主義 Nationalists 者，他們仇視一切異族；他把猶太族的宗教儀式作爲絕對虛文，祇須完全遵循着他們的指導，謹嚴地守着那些儀文，就得稱爲一個忠實而完善的猶太人民，至其他遵行上不拘怎地劣壞，也無關要緊了；倘或有不敬謹遵依那些禮儀的，就是明示其人非亞巴郎的真實肖子的憑証。

(二) 經師：Scribes 此輩大半是法利塞黨的爪牙，他們的職守只在替人解釋梅瑟典律，他們看着儼然是宗教的指導者，指示百姓說那一樣可以做，那一樣不當做。但是，他們對之遵守誠命——十誡，遠不如履行典律的重要。

(三) 沙都賽黨：Sadducees 如大司祭亞納 Annas 等，即此黨人之一。此派却是法利塞黨

耶穌的生活

的對頭，他們可說是積不相能的大仇敵。歸附此派的，有很多司祭與猶太族中的權貴們，他們自矜爲猶太族中的上流人物。」這派對異族的律法等，都抱軟化態度，他們的趨向接近於無所信仰，他們解釋典律，并不推求更深遠的蘊意，只是「照字讀經」的拘泥於字面上，他們不信有另一個世界；總之，他們是當代的「不可知論者。」

(四) 黑落德黨：Herodians對於這黨人，在加利肋亞地方多有所聞，依我們看來，這派人即黑落德官署內的一般政客吧了。

在這些各不相同的黨派中，有一件不該忘記的，就是他們却都熱切地，篤信着默西亞將要降臨的一回事，對於這事他們雖然各有殊異的謬見，却始終都沒有否認的啊！

耶穌的行實，其尤足注意的，據四史之記述，與其說他們（那班黨人）百般的反對耶穌的宣傳，倒不如說耶穌的宣傳確暗示着他，正是他們所期望的，那個默西亞，不過他們所期望的默西亞，因着他們的附會，致有所差異罷。

第二章 起源

公開生活底預期與發軔

隱居生活

在這樣簡單的傳記上，實在無庸去多敘述耶穌隱居的諸煩鎖的事跡了。我們知道出了嫁的童

貞女瑪利亞 Mary，在納匝肋 Nazareth得了天神底喜報後，天主聖子就將跟着降孕於人間了。瑪利亞之往見她的表如依撒伯爾 Elizabeth——若翰 John 的母親，和那兒所遇見的一切；羅瑪皇凱撒 Caesar所頒的調查戶口的諭旨，和瑪利亞與若瑟 Joseph 之被逼跋涉五日整天的路程，從納匝肋往白冷那，及耶穌之誕生於那裡；耶穌之被獻於主堂與西默盎 Simeon 的預言；三王從遙遠的東方來朝禮，和聖家之逃難於厄日多國等，種種的事情。我們又聞得巴拉斯丁王黑落德死後，聖家被召回國，奉命返居納匝肋村；耶穌在那兒度了三十年的歲月，人們都當他是村裡某木匠的兒子，而他自己也還是學着木工的藝業，其中祇有一次，被破了這沉寂的生活，即在他十二歲的那一年，——一個猶太孩子達到「法律之子 The son of Law」的時期，跟着家人同上日路撒冷，拋開了他的母親與若瑟，他獨自在那兒逗留了三天，爲盡「他聖父的工作。」因爲這年紀是兒童自行擇選他終身職業的時期，而耶穌所選的却就是這個了。

若翰洗者

現在我們再看些聖經所述的，耶穌的較爲公開的行事蹟。這應起源於依撒伯爾之子若翰洗者，因他與耶穌有很密切的關係。雖然沒有什麼憑據，可以證明他們在少年時代，曾相晤會過，反正若翰少小時已度着隱士生活，僻居於離日路撒冷不遠的野曠程。及到了三十歲時，他忽全改了常態，離了素居的曠野，來到橫過若爾當 Jordan河的那條大路，那是與東方交通必經之要道。他站在上頭，開始給來往的過客宣講道理，他說：一個新的國家將要成立了，那創立這個國家的

王者已是來着了；他——若翰——自己就是傳報這個王者的光鋒，爲歡迎這王者的駕臨，須積極興工，準備着誠切的懺悔，補贖。與純潔的生命。聽了他的勸講的人，都爲他所感動，他即在他講道的所在，傍近的若爾當河，定了施洗的禮儀，來者非常擠擁，無論那一階級的人都有，他們很相信這位主所特遣的異人，且積極預備着，以等候他所宣揚的王者底蒞臨。

一天，他正在講道之際，有一個從加利肋亞來的少年，站在羣衆傍邊諦聽着，等到道理講完了，衆人都下水就洗，這少年也跟着去求洗，他一到若翰跟前，若翰就認出他來了。若翰初時尙固辭不肯爲他施洗，而這少年一定要他付洗，他才勉強遵從了他。他剛剛出了水面來祈禱，若翰看見有隻白鴿兒，出現在他的頭上，並有一種聲音說：「這是我鍾愛的子，最悅我心者。」這是若翰許久以來所期待的朕兆，他此時已確知那個王者業已蒞止了。他今後的使命不只在預言他，且要顯視他于衆人。有一天，大約過了六個星期後，——（這六個星期就是耶穌退隱於曠野，守嚴齋默禱，受魔鬼誘惑的那四十天了。）——那個從納匝肋來的少年，獨自向河邊走來。若翰見了他，就指着他向左右的幾個門徒說：「看呀，這是天主的羔羊，是滌洗人世底罪惡的」呀！

最先的門徒

這是耶穌到河邊來的第二次，那個由納匝肋來的少年就是他了。此次有三個若翰底徒弟，好奇地，想明白他們的師傅所亟讚揚的這個人的底細，走過河，緊跟着他去。耶穌讓他們跟着來，既而轉過頭來，問他們說：「你們找誰來看？」他們並沒有答應什麼，只回問他往那兒去。他就

請他們一齊走，說：「你們來看吧！」聖經補充着說：「他們來了，且看過了，而又在那兒和他勾留了一整天」。不但如此，他們且又煞像獲得了什麼大發現似地，得意的回去。他們并且對一些同伴們說他們經已尋着默西亞了。他們在這初次的晤面，就受了他這麼深刻的感動哩！第二回他們又帶了幾個別同伴去，使他們自己去審察審察。在很短速的時期中，耶穌已從若翰的門徒中，吸引了六個徒弟了，那就是：安德肋 Andrew，西滿 Simon，雅各伯 James，若望 John，斐理伯 Philip，和納大厄爾 Nathaniel。

耶穌領着這些徒伴返加利肋亞本鄉去，因他們也是那處的人；他們到了加納地方，因他（耶穌）母親的緣故，都被邀往飲喜酒。在那裡又爲着他母親的要求，和爲周全那主人的體面，并滿足來賓的熱望，他雖謂行聖跡之時未到，然終於行了變水爲酒的奇蹟——這就是諸奇蹟中的第一個了。已而他對加法翁城 Capernaum——加利肋亞湖邊的一個熱鬧的小市場，去爲他的母親與他自己找一個住所，但他并不久留於彼處；至於他此來當辦的大事業，尙未有怎麼樣的表現。此後，我們聽得他於巴斯卦 Passover 瞻禮，在日路撒冷因見有人在聖殿裡作賣買，大發義怒。手拿着用繩子編成的鞭子，把他們（那些賣買人）盡行驅逐出聖殿去，他此舉大爲一般權貴——經師與法利塞們所反對，而他用了一句很值得注意的話，莊嚴地答說：「你們把這座聖殿拆毀吧，我要三天內就把她重新蓋好起來！」這句話將被永誌不忘：將有一天他的敵人要在法庭上，引牠作爲誣控他於死罪的憑証；他的門徒也將要拿它來証實他確是天主子的一個偉大的預言。

就在這個時候，和以後的幾個星期裡，也許幾個月間，耶穌所做的事情比較很小，他還是繼

耶穌的生活

續等待他的時機：他帶了幾個徒伴，回到先前若翰講道的若爾當河邊去。及若翰到河底上頭，近加利肋亞邊境去時，耶穌的門徒依然猶在原處工作着。至於耶穌所以這麼久以待者，無非爲着若翰尙在的緣故：因爲他尙不欲親自去勸引一般民衆，而更願意他們因若翰的教導，自動的來依順他。過了幾個月，若翰因觸怒了黑落德王與他的愛妃，致被逮下獄而不能復出了。這時耶穌才馬上興起工來：他立即離開了若爾當河和如德亞，領着徒伴往撒瑪利亞等處去。途中他在加利肋亞的加納地方又行了一個顯著的靈跡；於是開始宣傳天主國。聖瑪爾谷告訴我們：「自若翰被拘後，耶穌就到加利肋亞，傳揚天主國底福音說：『時刻已到了，天主國來臨了，你們該悔過新自，并信從福音：』這就是若翰宣傳的效果，因他以前說：『天國臨近了』。如今耶穌來說：『天國來到了。』」

初次宣講——加利肋亞

在過去了大半年的預備期裡，耶穌所幹的事業甚少，或可以說是沒有，然而他現在真個正式開始了，而且在次年裏，正是最活動的一年哩。他再次赴加法翁城，設立他來日諸功業的大本營，安息日那天，他就在該處的會堂裡講道，他再集會了數門徒，一起往加利肋亞另一部份，和別的地方去宣講天國，末了又發顯靈跡來作他的道理的實証。因爲他施行了這樣多的奇跡，一般民衆之信服他，益見熱誠了。雖則他們不大懂得他所講而要他們明瞭的一切。這時，他見他的門徒與民衆都有了相當的程度，他於是選定了十二位宗徒，創立他永垂不朽的偉業，又同着他們給民衆講了那篇偉大的「山中聖訓。」

反 對

在這講教的第一年裏，雖說有那樣大隊的羣衆，到處緊隨着，擠擁着，然而這尙不能說是完全成功的特徵。反而，因他在日路撒冷聖殿裡所做的事情，招惹了經師與法利賽們的攻擊，他勾留於如德亞之時，連一切反對若翰洗者的疑忌，都集注於他一人身上來了。既而他於安息日在城中行了一個大奇跡，「醫好了一個跛的叫化子，那些疑忌更因而愈趨劇烈；又因爲他自己所發表的辯護，尤更加激怒了他的敵人。以致「他們找着要殺他」。當他回到加利肋亞去；他們也還老是跟着不放。還有一次，就是他第一次回到納匝肋本鄉去的時候，也有人要謀害他。他們時常老是這樣不肯稍鬆的窺探着他：爲尋找些可以指證他是個不好的猶太人底痕跡來。後來，這却是在「山中聖訓」之前的事，他當着他們的面，療愈了一個患手癱病的人。我們聽過：「他們憤怒欲狂的彼此相議着，應如何來對付他（耶穌），而法利賽們則馬上去找黑落德黨人商量剷除耶穌的計策」。爲了這奸險的惡謀，耶穌祇得「同他的同伴退避海邊去。」

這時雖則他的敵人這麼嫉恨他，然而他傳教的重要部份，却正在這時期發現。他所講的是繼續前此若翰洗者，所宣傳的一切；惟是和經師與法利賽們所授的，絕對不同。他的講法極其簡單，即一般無智識的粗愚不過的人，也能領會；他的比喻都取例於他們日常生活中的諸事，他的講論也無不深切於日常的事實。起初，他只於安息日在會堂裏，對群集着的民衆宣講；及至他正式開始傳教時，我們看他幾幾乎隨時隨地都宣講起來；不拘在私人家裡，或露天之下，都有一大

第二章 起源

耶穌的生活

堆人在那里聽着；尤其是時常講給偶爾聚着，和好奇地站着傾聽的群眾，或講給那些陸續來自加法翁等遠方的大群聽衆聽。據聖史說的：「有許多民衆跟來隨着他聽講；有來自加利肋亞和如德亞的，有從日路撒冷來的，更有些是由依都米亞與若爾當河那邊來的；其餘還有底落 Tiro和西頓 Sidon間的大隊民衆，聽了他所行的事蹟，也都來了探望他。」

他的教誨

對於耶穌此時所宣講的節目。實不難加以追溯，他首先講的是天主聖父——他自己的父親，又是衆人的公父；他對衆人說：「你們的父親，」在祈禱中他又教他們稱「我們的父親。」且囑他們可以放心大胆依靠他，如孝子依靠慈父一般。又謂這父親是他們所當服事的，但不該像奴隸之事主人，而應猶兒子之事其親；這父親的慈懷寬大至極，汎愛一切衆人，不分善惡，且賦給他們以更高超的觀念——遠勝過有生以來，任何人所講授過的任何理論，那就是：「我給你們說：當愛你們的仇人，善待惱恨你們的人，爲毀謗欺凌你們的人祈禱，這樣才配做你們在天大父的兒子，因爲他教太陽光照善人，也光照惡人，降雨露於義人，也及於不義之人。」

其次，他講的是聖父的國——上天之國即天主國，一總的人都在被邀入這個國之例。他又指示我們，應該有怎麼樣的資格，才足稱爲這個國的完善份子，他第一句說：「神貧者是有福的，因天國是他們的。」末了又說：「爲義而被困難者是有福的。因天國也是他們的。」嗣後，他又用了許多例證，指明天國是怎樣的。他給德衆們的演講中每每暗示他們，當怎樣才能進到這國裡去

；那裡的生活是怎麼樣的，至於那些忠信的份子，在現世和來世享受的幸福，與報酬又是什麼樣的。

不錯，在這方面看來，這是一種新奇的講論。然而在另一方面，却是很陳舊熟爛，而不見得怎樣新穎可奇的哩。說他是陳舊的，因它不過是：「你當全心全靈愛你的天主，」和「你該愛你的近人，像你自己一樣的，」兩條誠命的「故典新編」而已。說它是新鮮的，因它對於窮困，良善，疾苦，與心志的純潔等，都給以一種新鮮的觀念。

第三，它引導他人自去發現他究竟是誰，但他教導的方法，循循善誘的多，而遙然直指的少，他之常自稱爲「人子，」這無非因他不想強迫任何人之故。而他却許人給他以更尊榮的顯譽：「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依撒厄爾 Israel 之王」，「默西亞」，「達味之子」，「大先知」，「那個要降來的先知」等等，他並且明明稱天主爲「我父。」他在日路撒冷第一次的辯論中，因「他自擬與天主平等」致爲人所非難，在「山中聖訓」上，他自謂是代替梅瑟的，「我給你們說，」他屢屢重復着這句話，使一般聽衆曉得他所發表的這「新誠，」是以前所有的一切底革除者。他雖是爲拯救人，而非爲刑罰人而降來的，到底他是人類的判官；又是人類的典型，道路，真理與生命；他又是光，是授予一切歸向他的人們的生命之光。這一類事情，在已往的世界是未曾有過也未曾聽過的；他爲證明他所講的一切，講的「誠如一位極有威權的人。」且又取徵於他一生的完善之人格，他的人格之完善，使無人能「指責他以任何罪過！」

第三章 頂點

(一) 伯多祿的信託

事情是這樣的演進下去，直到次年的巴斯卦瞻禮，大約過了一整年之間，在常人眼中，耶穌確是節節勝利的往前邁進。在先，他選了十二徒弟和講了「山中聖訓」後，據我看來，他所做的不過是加倍的厚施些德澤而已，但到此刻我們聽聞他不僅行了些平凡的醫疾療病的異蹟，而且顯示着他更偉大的能力：如某總兵的僕人之病獲愈；納音之亞城寡婦的獨子之回生；馬大拉 Megdala 罪婦之得救；和一時療愈了若干負魔者的奇蹟……然而，說也稀奇，這卻正是很可注意的失敗之起點哩，有一天他救了一個被魔所祟的人，就有人說他是憑藉「伯也 Beelzebub 魔王之力」幹的；他因之發出了他素所未見的怒憤來。即在那天，他起首換用了另一種完全異樣的宣講法。以前即在那偉大的「山中聖訓」裡：他也是常很坦白的說着，就是最愚蠢不過的人，也聽得懂；而今不然了，他竟用起「喻言」來了，能解釋它的，祇有些有學識的人而已。惟是，他那寬仁慷慨的態度，卻不稍減于前，大眾的聽衆仍繼續雲集於他左右，到底，「他透視了各人的心意，」他很坦直地給他們講解，教他們那些熱狂雲消霧散，盡成了泡影。

十二 徒

他雖則頗信任那班跟着他的羣衆，而他整副心神全集注于他所特選的十二徒身上，自他揀選

了他們那天後，特稱他們爲「宗徒」。不拘往那里，他常是携帶着他們不離左右，做他貼身的伴侶；他們是他所行一切偉大的奇跡底見證人。他又格外地顯示給他們，許多別人所不得而知的証據。他與他們同居共處，總是在一起的生活着；他讓他們自己去領畧他絕對聖善的生活：他祈禱中與聖父之契密，和他身靈上一種別人所絕無的某樣東西。他給別人講的雖用着喻言，對他們仍用着很淺顯的話語，且又把他們另領在一邊，爲他們解釋那些喻言所蘊含的意義，使他們了解後，去給別人講解。他又爲鞏固他們的信德與熱誠起見，例外顯了些特別的奇蹟。先是在伯撒依達 Bethesda 對面的湖中，乘西滿的船，給他們施行了一個才一下網而獲魚滿載的異蹟。後來，他又讓他們再在同一的船上，遭了狂風暴浪之險，他於是從從容容的僅用一句話，一舉手之勞，就止息了風浪保全了他們，「這個人是誰」？他們彼此這樣詢問；因爲「風與浪都要服從他的命令」。這是他給十二徒的另一個特賜，而他們也都完滿的接受了。

吾主傳教第二年中，事情是如此這般的演進着，一方面有經師與法利塞們嫉忌他，借機誣毀他，或譏他破壞安息日，或譏他與稅吏，罪人們爲伍，甚至稱謗他憑藉魔力以行靈跡等等。一方面，他自己却似乎輕蔑的，愈加挺着胆活動，奮鬥，但是他對於民衆的工作，依然繼續着并不撒手。我們試看，聖瑪竇的記述，就可以知道了。他說：「耶穌往來於各城市與村落間，在各處的會堂裡講道，宣揚天國的福音，且療治種種病苦殘疾，他看見一般民衆，很憐憫他，極表同情於他們，因他們非常之困苦與不幸，有如無牧之羊，他對他的門徒說：「莊稼的確廣且多，而作活的却是寥寥無幾；所以你們要求莊稼的主人，多遣工人來收割他的莊稼！」他像爲重申前言，和

表示他所欲達到的目的，他於是打發了那毫未受訓練的十二宗徒，實行他們首次的宗徒事業，這確是適宜他的身份之舉，他授他們以自己實行靈跡的能力，和驅魔復活死者的神能。他們因他的名字宣傳天國，作他的代表；又藉他的名字能施行他自己所施行的種種。尤堪注意的，宗徒們這次的傳教，恰與若翰洗者的致命。同時黑落德殺害了耶穌的一個先鋒，耶穌却派遣了十二個別的，橫經他的領域——加利肋亞以給他一個反應。

一個大聖跡

事情演進不已，看看已將達沸點了，而耶穌也已準備妥當，等候它到來。其時，適當他被置於死地之前一天，那最後的巴斯卦瞻禮又已在即了。但是，他要辦的事情還多着呢。他教訓了他們（宗徒）許多事情，引動他們更篤誠，更深切的信仰他，他還給了他們另一個教導，那同時也可以說，是他們的信德的極度試練，他平素試練他們，都用着體卹與同情：一次，在加利肋亞北部的一塊草坪地上，跟着五千多個來聽講的羣衆，他只讓他的門徒們環聚在他身傍。昏晚間，他祇用了幾隻饅頭和幾尾魚，飽了衆人後，所收得的多餘，比在先所有的還多得多呢。他顯的靈跡中，沒有一個像這個這樣感動羣衆的，致使他們大呼大叫起來：「這人的確是要降來此世的那位先知無疑了！」並且擁擠着他，要尊他爲他們的國王。這是他在人世間畢生事業中之登峯造極了。

然而與其說這是極得意之處，不若說是最失意之際。因他給他們做了這麼多且大的工作，而

他們的酬報不過是這些而已。他給他們講天主國，他們却一味只在企圖暫時的地上的國王；他引導他們認識神聖的意義，而他們始終迷溺於世物：惟魚與饅頭是求。到底無論如何他仍決意奮圖最後之一舉，他遣散了衆人的那一夜，在水面上走向十二宗徒那裏去，又命西滿也下水來跟着他一同走；他這樣又給他們行了一個新奇的靈蹟，爲的在明天的大難未臨頭之先，再堅固他們的信德。次日清早，他們才把船泊在弟伯利亞 Tiberias湖上，取道經惹尼撒肋 Genesareth原野回加法翁城去，真的，前此從未見過他施顯奇蹟這樣衆多；這樣容易的。一般民衆聞得他來了，於是聚集了鄰近各處的許多患病者，沿途排列着，專等他來到時，賜他們每一個都得痊愈。

生命之糧

大難就接踵而至了。他抵加法翁進到會堂裡時，那裡已有一大羣的民衆等候着他，他就給他們講了前日餵飽了他們的那種糧食；他又說那種糧食，與他將要賜給他們的別一種，比較起來。却不算甚麼，而且簡直等於虛無。他們於是向他要求那種糧食，但他說那却不是別的，便是他自己了：他就是生命之糧。他們想明瞭他的意思，而他的答案只是要他們信，但他們都說信了。他始終不撤回或解釋他所講的一切，反正他講的較前益見嚴正其辭哩！他要給與人的食糧，就是他自己，就是他本身的肉：他的肉都要給人作真的食品，他的血要給人作真的飲料：誰吃了這肉將永遠生存。那些民衆聽了他這番話，都明白他的意思，就彼此議論着說：他怎能做得這樣的事情？他們繼而埋怨他說出這些逆耳不近人情的狂言瞎話，並且說他們萬不能接納這樣的話。聖史

又補充其辭說：「自是他們的門徒中，也有多人捨他而去，不願再和他交遊了。」這條大路就在此分歧了，向來的那種盛況，竟因之如冷水澆背般的受了這個大打擊，從此我們再沒有聽見，有如往昔那樣衆多的羣衆擁隨着他了。

誠然，這天正是更惡劣的危難的開幕日。一般經師與法利塞們，自來都已孜孜未嘗稍怠的窺伺着他，而今正好乘着這班迷失的民衆叛離他的良機，來發洩他們一肚的嫉恨，此時耶穌和十二宗徒，既不能容身于加發翁，而在加利肋亞又危險非常，他不得不離開了本鄉，漂泊他處去了。我們見他沿着底落與西頓的邊境，向北部前進，直至弟加保里 *Dicopolis* 再次到那個直通則撒肋亞斐理伯 *Caesarea Philippi*，異教市鎮的山谷間。從巴斯卦瞻禮——即四月間——至十月間的幾個月裡頭，他的時日全消磨于遨遊是間異族諸地。在那兒并未聽過他有什麼可記錄的宣講，有的不過些爲褒獎一二非常的信德所顯的奇跡而已。此時陪伴着他的，祇有他的十二徒弟，據幾個事實的證明，他和他們正專意于潛修與默禱。

伯多祿底信認

活動最重要的第二個頂點又到來了。他們到了山谷底上邊，已是離着則撒肋亞不遠了。一個清早上，十二門徒來尋耶穌，見他如常禱着，等他們走近前來，他回頭來向他們說：「一般人說人子是誰呢？」他們告訴他各種不同的稱呼，——這顯然於他不大相關的，因他所期待的實不在此，而別有所爲也。「然則，你們說我是誰？」他繼續問他們說：「西滿立即答應說：『你是基多

常生天主之子。『世人之給耶穌以其所應得的完滿尊榮，與耶穌被稱爲真天主，要算這是破題兒第一遭呢。』這才是他勝利的一刻！雖即一般民衆都叛離了他，這十二門徒却依然伴從着他；雖即其餘諸人都怪怨而遠他，但至少這輩（十二門徒）也還是忠信於他，且得悉真理。耶穌爲表明這個信認於他確是關係重大，立報以極鴻厚的恩賜：『我給你說：你是伯多祿』（磐石），我將要在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會，地獄之門』（即魔鬼的能力）！未不能勝她；我並且要授你以天國底鎖匙。』

從加利肋亞到如德亞

因伯多祿底信認，耶穌得達到了他所久待的期望，和他全部工作底歸向。若翰洗者初時曾顯揚過他，說他是：『天主底羔羊。』但這尙未稱他底心意，他自己又一個個不歇的，施行了不可勝數的靈跡，以明示他底權能，即死亡也要屈伏於他權下，到底他所得於一般民衆的不過是：『大先知已出現在我們中間了，上主已來撫視他底下民了。』雖則他還發顯了更多的奇蹟，還教誨着民衆，猶一個具有威權的人，絕對不像經師一般人一樣，可是結果却也只博得一般人說他是：『那個先知』即那個王者，耶穌把這一切一概置之不顧；他率領十二門徒往他處去，爲教他們有時候去追憶他們所聞所見的種種，使他們得藉着反省以感發他們的愛情，并推求出別人不能推求的結論來。果然，西滿終推求出來了。他就是後來表現了偉大信德的人了，耶穌此刻對其他一切，好似都不在乎了，一心祇願在此人和此信德上建立偉大的勳業，至於連他底敵人說什麼，做什

麼，他也好像無見無聞的一聽其便。

顯 聖 容

這時他進行的整個方式與步驟都脫然更變了，他挺身逕回加利肋亞去，無論他們設什麼詭計來拿捉他，也全不顧及了。起先，他爲堅固他的門徒們底信仰，和爲酬報他們所發顯的信德，帶了他們中三人到一個山上去，給他們顯示了他們已信認過的，在他身上的天主性底一些兒。這就是他在這「顯聖容」中自身底神秘啓示了。其時，他底面容燦耀如太陽，他底袍衣皎潔如白雪……忽然來了一朵彩雲，把他掩藏過去，且有聲自雲裡說：「這是我所鍾愛之子，最悅我意者，你輩其謹遵着他吧！」

其次，爲準備他們好承當那將在最近的六個月內，要遭遇的信德底試探，他始告訴他們那些等候着他的苦難與死亡，作他們剛才所見的「顯聖容」底一個反響。他底教導到了這時也改換了一個完全別樣的場面。他尤格外專心來訓練那十二門徒，告訴他們如果他們欲善用他所賦予他們的一切權能，當先成爲熱誠和祈禱之人；如果他們想攀居高位，該先自處若孩子一般；如果他們要在他底國中當真實的師長，應先學習不責罰人而善恕人，即須至七十七次亦不厭倦。

至他底教導性質之所以大異於前此者，乃因他此時所講的，幾幾乎全都是對他底十二門徒而發的。他此刻之教導他們已不須再像前此一般按部就班的徐徐勸誘了。他底心力全集注於建設和陶成這十二徒，同時他底奮鬥計劃，亦爲之一變：他以前幾乎整個時期都在加利肋亞和以北一帶

之間，目下則完全離開了這一帶了。當耶穌來到日路撒冷時正值帳棚瞻禮底慶祝期，即在十月中旬間，他忽然在聖殿中出現，但他底態度已是極端不同的了：他再不似前此在加利肋亞鄉野間所見的，那個溫和慈善的耶穌，——窮苦者底知己良朋了，他呈現着他上主底使者底威儀，他底使命當其未過去的時期中，爲都邑裡一般權貴要人所應服從的；他尤其不像往昔那樣的逃避他們了，他反而挺身闖進而深入他們叢中去。他們雖百般計謀以制止他，且又出令來逮捕他，但畢竟總屬徒然。

起初，誰都以爲這個出現於日路撒冷的，是另一個耶穌，到底事實證明他仍是同一個耶穌，不過情景遷變了，他也因而迥然以異罷了。這時我們聽聞他從死案中救出了一個，在犯奸時被執的罪婦的一回事；繼又發生了一件轟動一時，且饒有趣味的事，就是醫好了那個生而盲的瞎子的故事。在這整個時期裡頭，他所講論的，對於他自己與其所負的使命，較之先前講的尤關重要，例如說：「我是世上的光明：誰跟隨我，就不致在黑暗中瞎走，且能獲得生命之光」；「我是自天降來的，非出於此世的」；「到你們把人子高舉了起來之時，你們就會認識我來」；「我所講的是我與我父所共見的」；「你們中誰能加一罪於我？」「若果我給你們講的是真理，你們爲何不信我？」「我老老實實的對你們說：誰遵聽我的話，將永不致於滅亡」；「我老老實實的告訴你們，亞巴郎未有之先，已經有我了」；「我是羊底門戶」；「我是善牧；善牧爲羊而犧牲已命」；諸如此類的話語，全不像他前此所慣用的。可是他還是一樣不稍忽的，在敲打着那不肯接納他于日路撒冷的一般頑固的心門啊！

耶穌的生活

事情終歸失敗了。既然加利肋亞那些粗野的百姓，猶教他這樣悵然失望，那麼聖殿中的那班富有學識的聖人，其尤有甚焉可知矣。他們嫉恨他，他底權威愈彰著，則他們底仇心愈增長；他們屢屢的，甚至在聖殿裡頭也想謀害他底生命。雖則他每次都教他們底奸謀盡成泡影，使其計無所施，然而明智教他祇可採用些本性的防備法而已。迨過了瞻禮後，他也不回加利肋亞去，也不攔留于日路撒冷，但見他暫退隱於如德亞底低部，和在若爾當河對岸的部落間。這時正是他被難前一個殘冬與早春相交之際，我們聽說他打發他底門徒們出外傳道；又見他憩息于白大尼亞 *Bethania* 瑪爾大 *Marta* 和瑪大肋納底家裏。他講述了一個慈祥的撒瑪利大諾 *Samaritan* 的故事，而這故事發生的地點，就是那條自向日路撒冷至日爾蘭和若爾當河的大路。他再轉回一個落村去，那就是他最初起事的發祥地，且又是若翰洗者先他而宣佈福音的所在；但是他底眼睛常回顧着躲在阿里瓦 *Oliver* 山背後的聖京，彷彿要在他未死之前，為她再圖一次最後的奮鬥一般。

他將要為此而犧牲是很顯明的。卽那十二宗徒因察覺着經師與法利賽們底陰謀。也不由的恐懼起來。其實他們所以驚怖者。並不是爲着行將臨頭的大難。因爲他們深自確信這是萬不能實現的事情。却是爲着他所堅持不讓的原因。在加利肋亞諸事都已潰敗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了；在日路撒冷法利賽人等，欲剷除他的決心。又更明目張胆的進行着。在過去的兩月間，他們不是曾經兩度的焦心積慮圖謀他，和出令來緝拿他了麼？末了。及耶穌表露着要回轉京城之意的當兒，宗徒們盡茫然不知所措，祇能各呈現着他們底恐怖而已。耶穌很多次告訴他們，他將要往日路撒冷去，且他將要在那兒被害。他雖則百般安慰他們，確說日後終有良好的轉機，可是無論怎樣，究

竟不能解他們底苦悶。倘若他們不相信他會死亡，而祇信望他們將會建立他底國王的話，那麼，他們簡直是不懂得他說的：他將來要復活底意義了。

最後的一課

耶穌之居於若爾當河附近各鄉間，比較安穩些，因此間的民衆還懇切的懷念着若翰洗者。耶穌在這裡無異托庇於若翰遺蔭之下。這時的離着「終局」還有三四個月的光景，耶穌趕緊着教授他最後的一夕教誨，尤其是爲這些素常不離左右的十二徒。他們又在一個清早上發見了他正祈禱着，就乘機求他指示祈禱之法。那些法利賽人雖仍死心塌地緊隨着他，然而到了這一帶總較之在巴來斯丁的任何部分要馴靜些。他們雖在營議他，也不過是當他斥責他們，指摘他們的罪狀的時候而已；他們也更少有憤圖報復的舉動，恰好這時候，那兒有兩個瞎子，站在路傍大胆地迎着他大叫：「耶穌達味之子可憐我們吧！」還有一個婦人在人羣裏大聲喊道：「那個生養他的母親真是有福氣的。」法利賽們邀請他赴席，席間耶穌間有貶譴他們的歪行，而他們總是默着無言。

在這時期裏，有兩件足堪注意的，因這能够特別深重的表現出耶穌底特性。一方面據我們所見得的，他愈趨側重於警告與訶責的講論。當初他在加利肋亞和如德亞之日，這一類的警告與訶責。我們所聽的比較極少，現刻時間既短速，而日路撤冷的居民又還是固執着不肯接受他底邀請，故此他不得不警惕之以他日的報應。他要到別的地方去了，他們將要尋覓他，而終等于捕風捉影，落得個空。他們是亞巴郎底不肖子孫，他們要喪亡於罪惡之中；他們底誕妄將要歸咎於他們

自己身上，他們底僞善，將有一天要被揭露出來。他們把恩賜到他們掌上的天國拒絕而不肯納，所以這個恩賜要從他們手裡被奪回去，而轉賞賦與那些被邀赴他底筵筵的異鄉人。他們在祈禱中常多自矜誇不遜，反而那罪孽深重而謙恭的布比加諾 *Publican* 底祈禱是獲得上主底歡納。

別一方面，像這一類的警告，雖則還往下繼續着，但最可奇的，耶穌底那種慈悲和多情的心腸，同時却見得整個的，盡量的流露出來了。我們在以下的幾人舉例上，自能感覺到。例如，他待那個犯奸被獲的淫婦的仁慈；描寫一個善牧爲自己的象徵，和將從他身上傾施於他底羊羣的種種好處，和平與安全。既而又再敘述一個慈心的撒瑪利大諾底故事。後來，他在如德亞鄉村間，全依足了這個故事實行了。他不但實踐了他以前所講過的一切而已，且還增加了別的更多更動人的「亡羊之喻」：那個牧人怎麼樣的百般苦心，歷盡艱險去救回那失掉的羊兒；「失錢之喻」：那個遺失了的婦人，找着了錢後的那番歡樂；「浪子之喻」：他的慈善老父接收了他回家後的那場喜慶，等故事。這一來，幾可以說，他的警告貶譏越激烈，他的慈愛同時越迸發出來。他曾囑咐西滿伯多祿須以大量恕人，卽至七十七次不倦之訓，他自己固然由來已是這樣的自處着，雖則在這最後的五分鐘裏，假如日路撒冷和她裡頭的每個居民，都肯接納他的話，他也要全全的寬恕他們，把已往的一切都一筆鈎銷。可惜這樣的事實不能實現！這時正接近着他那個將以行事來表明的象徵比喻，那就是，他從若爾當河對岸回到伯大尼亞時，要使他那個死去了的朋友納匝祿 *Legatus* 復活。

第四章 終局

末次的巡行

耶穌自十月間到過了日路撒冷後，這末後的幾個月的時光就是這樣渡過的，據一般人的審量，耶穌回到伯大尼亞和復活納匝祿之事，是在四月裏舉行的巴斯卦瞻禮之前兩月發生的。這個消息極其迅速的傳到日路撒冷來了，這益足以使耶穌的仇人，更決意欲謀殺他，且同時也恨起了納匝祿來，意以為非把他除掉不可。可是他們的時辰未到，而耶穌也不能在他未同意之先，許自己遽遭于難。他為恢復安靜的原故，再離開伯大尼亞姑隱於一個較遠而高在山間的尼弗陵 Ephraim 鎮：他與十二門徒在那兒積極興工，為那不久的將來，要臨頭的大難，實行首次的準備。

辭別的遊行

那末，趁着那個時候將到來之前，三個星期或一個月中間，我們幾可以逐日逐日的，隨着耶穌觀察他的行止。我們明白的聽得這時耶穌辭別了厄弗陵沿途前進，路經撒瑪利亞，加利肋亞和北里亞 Paraca 等處。換言之，他打了一個大圈子，作他最後的探視，去和他這兩年來所慘淡經營過的一切地方握手道別。他在撒瑪利亞與加利肋亞交界之間，末進厄斯退郎山谷時，遇着了十個患癩病的人前來求他救援，耶穌療愈了他們後，隨即打發他們去了。他沿途還繼續着他的宣講

耶穌的生活

和警告：他告訴一般聽衆，說人子將有一天，要再到來，但那時的光景與此刻他們所見的，都全然不同。他勸誡那些加利肋亞人的過於自恃的心；到法利賽人們來問他對於婚娶與離異等疑難時，他答覆他們的，極其堅決，極其明晰，然而却又似近乎譏諷。

他這次辭行的可注意處，還不在此。這時，雖道經加利肋亞，痛告各老音 Coronin 伯撒依達和加法翁，因為驅逐他的緣故，當受的禍害。然而他那廣汎不偏的博愛的表現，竟再沒有比這時更明顯的哩。有一回他和法利賽人對話的當兒，有些婦人領着她們的小孩子們，前來求他祝福，他十二徒責斥她們太不識趣，耶穌却大不以為然，聖史說：「耶穌一見他們很不喜歡，就給他們說：許那些小孩兒們到我這裡來吧，別阻止他們，因為天主國正是這般人的。我老實告訴你們，誰不像小孩子那樣的接受天主國，將不能進到那裡去，隨而擁抱着他們與之祝福」。既而在前進之間，有個富豪的少年來拜見他，且願獻身跟隨他，我們聽聞耶穌「看了看」他，很「眷愛他」。耶穌末了一次渡過若爾當河，往日里閣 Toricho 城去。他這末次的探視，在那兒留下的紀念品：有療愈了兩個盲者的事跡；那含有特徵性的「大令士」（一種錢名）的喻言——這是專對這個，只孜孜於牟利的城市而言的；——和他惠加於那回頭的布比加諾，匝加烏 Zaccheus 的青盼。

謙 飲

末了，這回遊行終止於他不素喜愛的所在——伯大尼亞。往常耶穌不拘何時，一到那裡，總蒙着很優渥的歡迎與款待，不獨瑪爾大，瑪利亞和納匝祿如是，其他的人亦都如是。看來，耶穌在

這遠離日路撒冷的村野間，常是很得着一般人的好情感，所以他在伯大尼亞這裡，常常是很安適的；他喜歡時，就來這裡休息休息。溯自一月前復活了納匝祿於墓中後，這蓑爾的墟鎮更大爲之感動了，故耶穌一到這裡，合鎮的人都爭先恐後的竭意奉承，同時那裏有個富人名西滿的，設席爲他洗塵，席間納匝祿的妹妹瑪利亞進來，以他至珍貴的香油傾在他頭上，我們聞得如答斯 Judas當時，很反對這樣豪舉，而耶穌却極力稱許這婦人的大方，「耶穌說：任着她吧，爲甚麼你要與她爲難？她給我做的這是一種好事呀！至謂窮人，你們是常有的，你們要時時隨時隨地都能施捨他們，惟是我，你們是不常有的呢。她所有的，她都做了；她預先爲我的葬禮，敷油於我身上，我老實給你們說：無論這福音傳到普世底任何所在，她所做的也要永留着作她的紀念。」

這是「牧場」的前一星期。這七天裡頭是舉行巴斯卦瞻禮的日期，聖京裡頭和隣近各方來朝聖的民衆都齊集着了，伯大尼亞到與日路撒冷的距離，僅等於半句鐘多些的步程，但須越過阿里瓦山。此時在山的西邊斜坡上，就可以俯視着整個都城，和許多人正在忙碌着整頓他們的帳幕，準備過這個大節了。安息日那天，耶穌仍逍遙着好像沒介事的逗遛於伯大尼亞。次日清晨，他因使命的推動，於是命人把拴在巷口的那隻驢子牽過來，他騎着就動身登山向日路撒冷進發了。門徒們在他這次的舉動上，發現了一番前所未見的情景，因耶穌在敵人境內，竟能安然坐騎着好像凱旋的直抵京城，他們一種熱狂不覺忤然在心裡湧騰個不了，他們還擁着他不由的大呼起「賀散那」來，又採折了許多棕樹的枝條，遍鋪在他底路前。這一來，其他的人亦爲所感動，致耶穌到他們面前時，他們都紛紛參進隊伍裡去，也不管傍邊眼目切齒，嘮嘮叨叨嫉恨的法利賽們了。誠

然，此刻耶穌到他們（法利賽）跟前，去他們不過咫尺間，若他們要暗算他，正易如反掌呢！那些民衆簇擁着他穿過聖殿大門逕向院裏進去，他們一面走着，一面高唱「賀散那，達味之子，因主名而來者，可讚美哉，賀散那，于崇高之上者！」或有詢他們以這樣狂呼的意義，他們只能應之以：「這是加利肋亞底納匝肋到來的先知，耶穌」而已。

最後的幾天

耶穌即日返息于伯大尼亞，但是他却不停攔在那兒，因為他在這期內剛要開始以一種充滿意識的示威，來證明他能夠隨時隨地自立爲君王——要是他高興的話。果然，此後第二天裡頭，他確證明了他這無上崇高的權威了。瞻禮二這一天，他守着齋進聖殿裡來，他再把那些買賣人，如前同一般的，從聖殿的院子裡驅趕出去。司教和法利賽們反對他，而他絲毫不介意，反坦然地坐下講教如常，一般民衆又羣集在他左右四邊。那晚上他再退回伯大尼亞歇息——我們從來會聽過他在日路撒冷歇過一夜。瞻禮三晨早，他復來執行他的工作；他的敵人這一天有很明顯的表示，要盡力來制止和褫奪他在民衆間所有的威權——因「他們很怕一般民衆」。他們憎忌他和矢誓在可能的範圍內定要害他的決心，可謂俱已臻於沸點了。然而在這樣的熱議當中，他們總是躊躇畏怯着，沒有勇氣去動一動他。所以他們惟有用些狡狀的問題來給他解釋，盼望這麼一來，也許可以給他一個他不能解釋的疑問，來刁難刁難他，或者能從他口裡找出一個可藉以駁倒他們的答案來。

耶穌接見了他們的每一個，所覆他們的答案都是光把他們底難條倒轉來駁斥他們，且又加以

別的難題來反問他們，問得他們每一個都鴉雀無聲的羞然而退。他又一個個的繼着講述了許多譬諭，那每一個都很坦白的告訴他們：他們之拒絕所賦予他們的恩寵，他怎麼樣可悲傷的一回事，和他們應得的結果，是怎麼樣可怕的禍患。末了，他看看所講的絲毫不能感動他們了，他即轉用那可怕的咀咒罵他們說：「禍哉，你輩經師與法利賽們，偽善之徒！」說完了，就出門而去。這就是他所要說的末了一句了。當天下午，他離開聖殿，以後再不到這裡來了，聖若望對於這兩天所經過的事情這樣說，「耶穌說完了這話，即舍他們躡身而去，雖然他在他們跟前行了這麼衆多的聖跡，而他們還是不肯信他，這正應驗了先知撒拉雅所說的：「主：誰聽信我們的話？主之聖賢（所顯的靈跡）有誰得明白？」所以他們不能夠信，故此先知又說：「他（天主）瞎蔽了他們眼目，頑硬了他們的心，致他們有眼而不見，有心而不領會，回不過頭來，而免得我醫好他們」。這是先知撒拉雅看見了主之光榮，講論他而說的話。司教長老中雖則也很多信從他（耶穌）的，不過因怕法利賽們之故而不敢明認，恐被逐出會堂：因為他們傾慕人間的虛榮，遠甚於天主的光榮呀！」

苦難與聖屍

瞻禮三下午，耶穌又退回伯大尼亞去了。途中他們——耶穌與十二門徒——在阿里瓦山上小憩片時，那十二門徒俯視着下面那華麗繁盛的都城，不能自禁地嘖嘖羨慕起來，但耶穌却告訴他們，不久的將來，這都城要遭毀滅之禍，它棄絕了他，結果它反而被棄絕，他更進一步告訴他們，將

耶穌的生活

有一天，人子要再降到人世來，但是那時他絕不像目前一般的，一個溫良慈愛的契友，而是一個嚇威嚴不可侵犯的判官。此時，普世萬民都該到他跟前來領受各人應得的酬報：或是「來吧，你們，聖父所祝福者」；或是「給我滾開去吧，你輩可咒罵之徒」。自此後直至瞻禮五後，我們沒有聽見他底什麼消息。他素來凡遇見將有什麼重大事件發生，總以祈禱爲其唯一的準備。而今爲了這件破天荒，在整部史上最要，最偉大無與比擬的大事，他行他兩天的避靜來預備自己。

叛徒

同時城中要除滅他的風雲，也較往時更濃厚更緊張起來了，自他去後的瞻禮五晚晌，爲擒拿他開了一個特別會議。話雖說如此，究竟他們終於茫然相顧，渺無定策。尤其是他既屢次安逸的躲過他們，縱他們怎地堅牢的囚他起來，他也未始不能遠遁而去吧？他們正在苦心攢思，計無所出之際，忽而半空裡給他們掉了一個意外的機巧來。這大約在次日早上，有一個人來自荐於他們，自謂要把耶穌交付給他們。經了一番追究，才知道他是耶穌那些著名的門徒之一，最親信的十二徒之一。起初他們很懷疑着不肯相信他，這窮鬼卑鄙的大逆，連他們這樣乖暴的人也不敢置信呢！——結果他們卒於信了他，「要是我把他交給了你們」那個人問說，「你們將以什麼來酬報我呢？」他是爲着求利而來者；他立心要爲了些微之利，而負賣他底主子；他們見他這般情形，已沒有甚麼可疑懼的地方了，就喜允了他的要求，合約就是這樣的簽定了。

這裡要將耶穌受難各種情節，很詳晰的依次往下叙去，實在是是不可能的。爲此只好我們自己

運神去思索，領會吧了。總而言之，自始至終，勿論那一幕中都以耶穌爲主角。許久以前，他曾說過，他有捐棄和取回他生命的權能；他也會屢次的說，他將死於日路撒冷而不在任何別的所在。他抗拒過他的敵人，說他們的時間未到，且謂在他未竟聖父所欲他成全的一切之先，這回事是絕對不會到來的。現在一切都經已完滿地告竣了，所以他從容慷慨的自行出來就義。但是，他首先尚有一番須舉行的餞訣禮儀：「他既愛護了自己的在世諸人，至終未還是愛護着他們」。他選了十二徒中之二人——伯多祿與若望，囑他們倆因他那至尊無對的權能，往城裡最顯貴部分的某富家去，吩咐那屋主暫借一所適宜的廳房，爲他舉行最後的晚餐之用。前此未嘗聽過他曾爲自己揀擇過這般豪麗的房屋，可是，若想到這晚上要施行的事情來，的確沒有一個所在可說是過於華麗的！

最後的晚餐

同一晚上，雖則他的敵人，到處窺伺着要捉拿他，而他卻反常的闖進城裡來。他與十二徒入席後，他突出乎他們意外的，離坐捧了一盆水來給他們每一個洗腳。他要實行他的意志，不許他們抗議；他要做他們的師傅兼做他們的僕役。抑有進者，他手拿起饅頭擘開後，分別遞給各人說：「你們各人都把這接過去吃吧，這是我的體」。他又取過一杯酒來說：「你們各人都飲這個吧，這是我的血，是「新約」的，是爲衆人而流的」。他以自己的體和血與他們，又交付他們以分派同樣的體和血給他人之權，卽至世末不替。那末，那個標記表露出他了：「那是遵着麥基色德

耶穌的生活

Melchisedech之秩，永世無疆的司祭」的標記。即是降自天上的神糧的標記。那是昔日在加利肋亞邊境，飽飫五千多人的異蹟所象徵的標記。

在這晚餐之夜，耶穌所講的所做的，原有許多許多。不錯，這是「他底時刻」！此時，他那樣的顯示自己，表露他那孳篤的愛情，與這愛情在傾施上的表示，都是他在前此未有過的。同時也是終極之點！他剛說了這話，那個與敵人串謀來擒他的叛徒，已臨近晚餐的廳門上來了；兵馬齊集着，緊待着他，種種的戒備亦都已預防得萬分周密了，此刻想他揮翼也難逸了哩！到底這是「他們底時候，是那黑暗底勢力得意之秋」。然而這無非聖父的意旨吧了。他自付於他們手裏，「一任其所爲。畢竟，他却不敢發生在這裡」，在這已爲那個晚餐所祝聖過的飯廳裏。他於是從容的走出了城市，步行間他讓了十一徒——因一個已叛棄了他——稍領畧些兒，他那沉重的，壓抑着他的苦悶的重量。既而他進入一個園子裏去，跪伏地下，赤裸裸的揭露了他純粹的人性，他哀懇聖父，如可以時，求免他飲這個苦爵。

審判

誠然，這是絕對不該有的一回事。可是我們此時見他挺身起來，且比平常更是顯其人生之度的，自甘屈辱於他底敵人與他們的殘暴之下，——雖則他往昔常指導着他們，而不過祇容許他們幹那些他所許他們幹的事情了，——他們擁擠闖進園裏來捉他。但是他却在他們動手之前，祇以「就是我一語已盡教他們全行仆倒於他底面前。他們很想連他的門徒們一並拏過去，但耶穌欲使一

個也不落於他們的手裏。他們把他捆縛着押送到亞納閣中；亞納儘管盤問他，而他以他爲非法的叛官故，推諉而不置答；但教他去另詢旁人。他們又把他由亞納署裏轉送於蓋法 *Caiaphas*——合法的大司祭長，即斷耶穌於死刑者。蓋法要强他道出他是誰來，耶穌這才用起了他未之用過的言詞，宣告他自己的威權，大司教因對他說：「我因常生天主，矢誓命你告訴我們：你是否基利斯督天主之子？」耶穌答他道「你自己說（我是）了，然而我還給你說，嗣後你們將要見人子坐在全能天主之右，且要駕乘着上天彩雲降來！」

就爲了他一席宣言，耶穌被判於極刑——酷極的死罪。他被誣控爲褻瀆天主，這無非是指明他的判斷完全透視了他們的要求，與他們的語中的蓄意。依律凡人以慢瀆天主被判刑者，只應受亂石擊死。而這猶未滿足了這班居心狠毒之徒底險懷，他們定要他受至卑賤至慘酷的暴刑，要他的聖名爲人所詛蔑而後快。他必須死亡，而不獨死在他們手中，且要出於最高級的法庭之裁判。他們又送之於羅馬總督，比辣多 *Pilate*，他結果再三聲明，他對於任何罪狀，都是絕對無辜的。他們問及耶穌的王號，耶穌復以對付蓋法那種凜凜威儀感答他說：「你說的不錯，我就是王；因我之所以降生，我之所以到這世界，是特爲真理作証而來。故凡屬真理的人，必遵守吾言！」

綜觀全部受難事蹟；有兩種特別顯著的事情：一是遺臭萬年的不平；一是芳垂不朽的無辜聖範；在猶太國法庭裏，當着作証的一千餘人衆，耶穌雖說被定刑辟，但是他們總沒有一句坐他於罪的話。而他反正挺立庭前，宣告他真實的尊銜。在比辣多署中，他已被審無罪，然而他正以此而受鞭笞之辱，而蒙刺冠之恥，而末了被釘死於十字架上！可是比辣多審問他時，都看見他對自

耶穌的生活

已說話，如對平輩無異。又能像自己盤詰他那樣的來反問自己，而且還能倒轉過來彷彿審判官似地說：「所以那把我交付於你的人，有更大的罪惡。」在黑落德衙內——這衙門在日路撒冷境內是沒有一些裁判權的，耶穌只是：「一句話也不答他。」雖則在這裏很容易看出誰爲主，誰爲（這案子的）原告。

加 爾 瓦 畧 山 上

要之，這事情發生的主因，非僅因大司教們底妒忌，也非僅羅馬總督底枉撓，實在係聖父底尊旨，與聖子自己底意願吧了。因爲他愛「爲百姓而死」是故甘被極刑的。他背負着十字架向加爾瓦畧 Calvary 山前進，路上還像「一個很有權威的人，而絕不似經師們那樣的」講着，教訓着。他之被釘懸於苦架上，實是他需用以證明他愛人之情，此刻未減絲毫，反而更進了一步的「憐惜他的仇人」。他的祈禱也先爲了他們求情：「父，請饒恕他們吧，他們實在不知道所做的是什麼……：他身掛在十字架上三點間又感化了一個巨惡的大盜來歸皈他；他也顧慮到他底的母親應當有的慰藉；這尤其關心諸先知預言所該應驗的各項，他所以遲遲而行者，誠以諸事未竣妥故也。他必要實踐了一切，而後才瞑目以逝。他所以死者無非是因「他自甘的」吧了。既而耶穌見（所應踐的）一切都已成就了……於是高聲疾呼：「父，我靈托於你手！」說完，乃氣絕而終。

復 活

誠然，事情已盡頭了；納匝肋的耶穌經已死去了，他底敵人底目的也畢竟達到了。但是，他

們剛造成了這場罪孽，心裏却立刻不安甯起來呢。納匝肋的耶穌固已去世了。而其將奈天主子何？不錯，他們已確證了人是會死的，縱然事實上他許多次從他們底手裏安然擺脫了過去；到底他們對於他所講的，他有一放棄和取回他底生命的全權」的話，要作何感想呢？對於他說他們殺害了他之後，他要再生的話又何如呢？他拯救過別人——他們都承認不諱。故此他們嘲笑他能救他人不能自救。再者，他還說過，他被高舉起來後，將要吸引一切來歸向他；尤其尚有一般古先知們警告他們，謂死了的骸骨是將會復生的；況且他既能復活納匝祿於墓中，焉知他不會自己再生呢？他底敵人雖從加爾瓦畧山上似乎得了個完全的勝利回來，可是心中老是不安着，憂懼着，這大概是在顧慮着他們所幹的一切，恐或稍有補益於天主子罷了。

他 復 活 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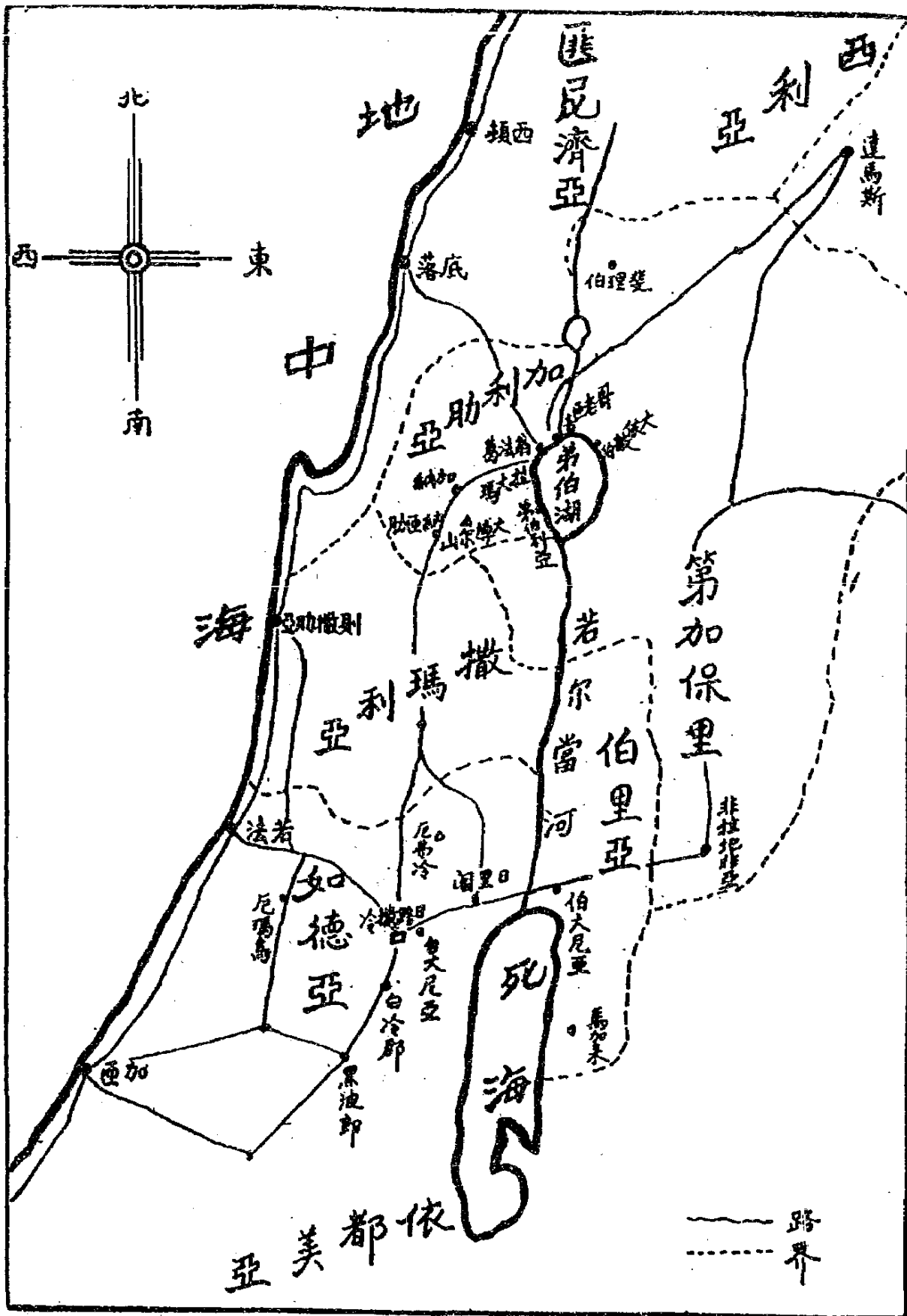
到了第三天，奇異的事情實現了。那墳口的巨石在許多個守墓塚的役卒監視着之下，竟被一隻無形的手移開了。他們仔細地把那墳墓審察了後，終不知屍體往那裡去了。耶穌底親友們都來探視過並檢查過墓園各處，且都異口同聲的極稱當時見了他活着站立他們跟前；而其言之若是鑿鑿委實有不能否認者。此外他又顯現給別的人：給西滿伯多祿，給在城外的二徒。末了，又給集在一起的十一徒。他親自到他們那兒去，跟他們說話。總而言之，他表明自己確是往昔常和他們同在一塊兒的耶穌基利斯督。這為那些誠意信認他，實在從死中復活了，和再次生活着來居於他們裏頭的人們，的確是毫無疑問的。至於為其他的人們，他已不懂一次說過：「如果他們不肯聽

耶穌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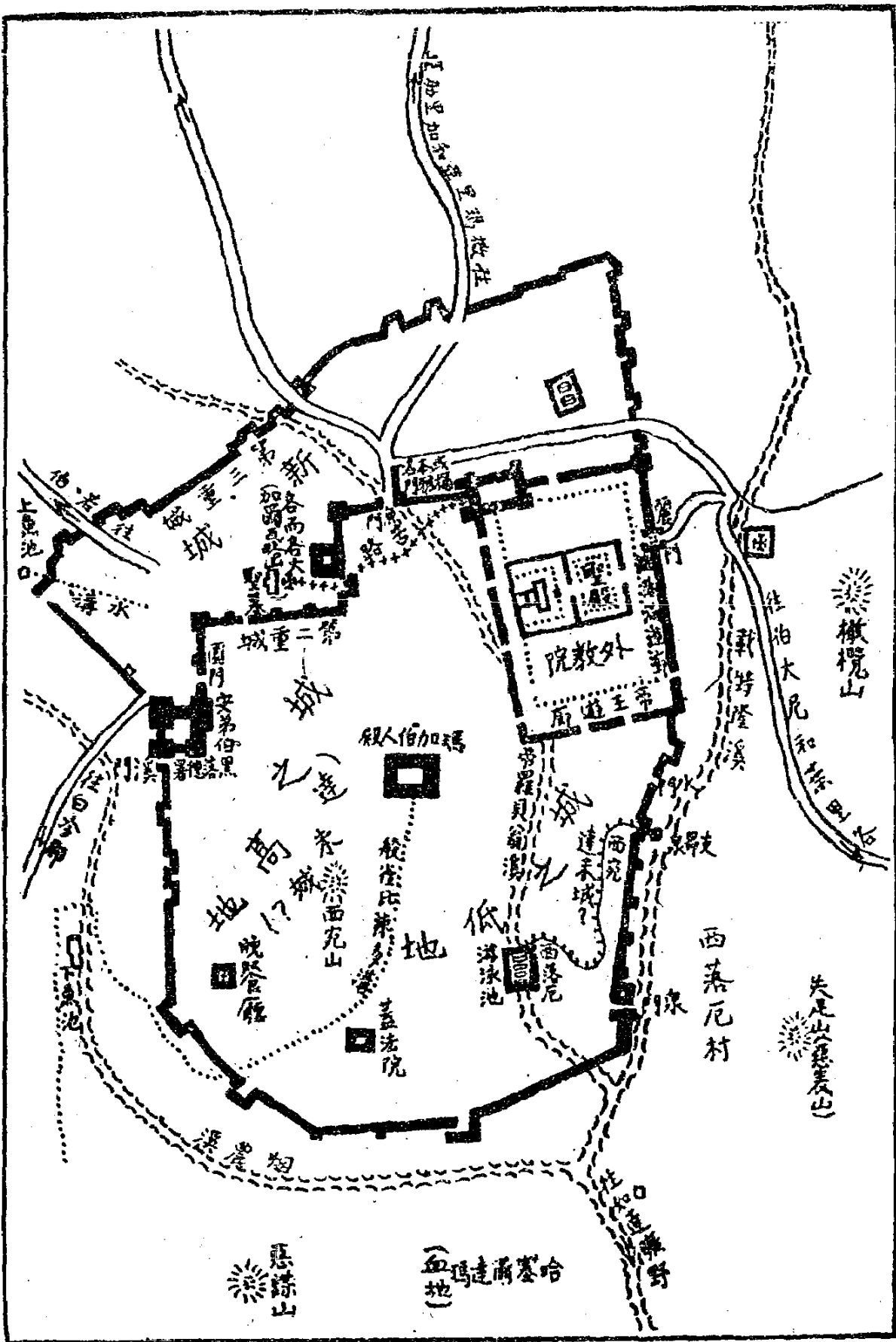
信梅瑟和先知們；縱一個人從死者中復活了起來，他們也是不會相信的。」

門戶就是這樣的分立起來了，直至今日也還是同樣的分立着。爲那一個肯賴天主聖言，了解天主那種聖愛，和明瞭他造了些什麼以博人類底報愛的人，對於耶穌底歷史和他底開始，它底終末，以及它底維新，是不難信認的。他既能隨意自擇降生爲人，又能像常人一樣生活，如常人一般死亡，所以他亦能像操縱自己底生命一樣的操縱自己底死亡；他之能由墳墓裡再生活起來，猶他之能爲瑪利亞之子一樣。

耶穌誕生了，耶穌復活了，耶穌死亡了，耶穌復活了；耶穌（復活後）四十天上升天國去了，去「永遠的生活着，爲造我們的中保。」他未死之前親自到他所親愛的人那裡來，和他們一起度活於此世，他而今雖在天上，可還是時常和我們一齊呵。因爲他借我們「天天同在一齊直到世界終窮」。我們明瞭耶穌底歷史，明瞭的越透澈；則西滿伯多祿所先覺的「基督，常生天主之子」的話，越見真確。加爾瓦略山上的那個兵總當時還是個外教人，他尙且說：「的確，這個人真是天主子！」此後，歷經過他多少的世紀，雖則時時有種種的反對與評擊，然而那「耶穌基多，你是唯一的聖，唯一的主，唯一的無上崇高者」之歌，却在始終永不稍歇的奏揚着！



耶蘇時之巴來斯丁圖



耶蘇時之日路撒冷城圖

耶穌顯聖跡一覽表

以下所擬之時日乃據秩東氏 (Rev. P. Didon, O.P.) 耶穌之行傳 The Life of Jesus Christ 爲標準。

時日	聖蹟	聖史	地點
二十一年前	變水爲酒	瑪竇	加納(加利肋亞)
二十一年前	愈某大宦底公子之瘡疾	馬爾谷	加納
二十一年前	起伯在達池邊的癱者	路加	日路撒冷
二十二年	安然在人叢中走過	若望	納匝肋
二十二年	一網得魚兩載	路加 一五章	加利肋亞海(日內撒肋湖)
二十二年	會堂裏驅魔	馬爾谷 廿三章 路加 卅三章	加法翁城

耶穌顯聖跡一覽表

年 捌 拾 貳
尾 年 至 月 式 由

耶穌的生活

枯手之人獲愈	療一附魔的啞吧	開二盲者之目	復活雅依祿之女	愈患血漏症之婦人	一言起癱	淨癩者	愈伯多祿岳母
十二 章 十六 節	廿二 章 廿九 節	廿七 章 九節	廿五 章 九節	二十 章 九節	二九 章 二節	二八 章 二節	十四 章 八節
一三 章 一節			四一 章 五節	廿五 章 五節	三二 章 三節	四十 章 一節	卅一 章 卅一節
六六 章 六節	十四 章 十一 節		五四 章 八節	四三 章 八節	十八 章 五節	十二 章 五節	卅八 章 四節
全 上	全 上	全 上	加 法 翁 城	日 內 撒 肋	加 法 翁 城	加 利 肋 亞	加 法 翁 城

由三月二十九日
至五月五日

由二月二十八日
至八月尾

耶穌顯聖跡一覽表

愈百總之僕	復活寡婦之子	渡海平風息浪	驅魔入猪羣	五餅二魚飽五千多人	步行海面	愈加昂婦人之女	一聾啞之人得治	七餅數魚飽四千餘人
五八章		廿六章	廿八章	十九章	廿四章	廿五章		卅二章
		卅七章	一五章	卅五章	四六章	廿四章	卅七章	一八章
一七章	十一七章	廿二章	廿七章	十二九章				
				五六章	十二六章			
夏定山間	納因城	日內撒肋湖	日拉撒(則爾則撒)	伯撒依達	日內撒肋湖	匪尼濟亞	底落西頓間	日內撒肋

耶穌的生活

三月五至 七月八 間月 年九十二 間月十至月九 間月二十

愈一盲者	顯聖容	療一癡瘋病之孩子	魚口取錢完稅	胎聾者獲明	療愈僵僕的婦人	患蠱病之人得痊	愈十癩者	開一瞎子底眼
	十七 章	十七 章	十七 章					
廿八 章	二九 章	十七 章						
	廿九 章	卅八 章			十一 章	十四 章	十七 章	卅八 章
				一九 章				
伯撒依達	大博爾山	大博爾山下	加法翁城	日路撒冷	如德亞	伯里亞	撒瑪利亞邊境	將到日里閣

期星個一的後最
日八 日 六

月四年十三 年九廿
日四 日三 月二 月二十

舉網獲大魚一百五十三尾	愈大司教之僕馬爾果底耳 朵	仇人一聽（就是我）各倒 在地	隱身從如德亞人中遁去	無花果樹被罵枯槁	復活納匝祿	二醫者復明
				廿八章 十一節		三十章 三十一節
				廿一章 十二節		四十章 四十六節
	廿二章 五十一節					
廿一章 十一節		十八章 十六節	卅二章 卅六節		四十一章 四十三節	
弟伯利亞湖	全上	日色瑪色園中	日京聖殿中	阿里瓦山間	伯大尼亞	（離開）日里閣

耶穌的生活

• 耶穌喻言一覽表 •

年八十二 後以月二						時日
						要義
						喻言
						聖史
						地點
福音底伸展	宗教中生活底法則	善惡的生命與審判	聽道之人的類別	得赦愈多銜恩愈深	鞏固與不鞏固的基業	
芥子	暗中長大的種子	芥子	播種	兩個欠債人	建於石上與沙上的房屋	
卅三章 十一節		卅三章 廿四節	卅三章 十三節		卅七章 廿四節	瑪竇
卅四章 卅節	卅四章 廿六節		卅四章 三節			瑪爾谷
卅三章 十八節			卅三章 五節	卅七章 四一節	卅六章 四七節	路加
						若望
同上	同上	同上	日內撒肋平原	加法翁城 (加滿家中)	夏定山間	

年八十二
後以月二

耶穌喻言一覽表

新道理與陳腐的感 覺	新精神與那怙惡不 俊之心	與主同憂同樂	可見的聖教會為一 混合體	尋獲者得救	福音底寶貴	不揚真理	宗教底誘化力
舊器裡的新酒	新布與舊裳	新郎及其朋友	佈在海裡的網	絕美的珍珠	隱埋的寶藏	明燈不藏斗裡	酵 子
十九 章 十七 節	十九 章 十六 節	十九 章 十五 節	十三 章 四七 節	十三 章 四五 節	十三 章 四四 節	五 章 十五 節	十三 章 卅三 節
二 章 廿二 節	二 章 廿一 節					四 章 廿一 節	
五 章 卅七 節	五 章 卅六 節					八 章 十六 節 十一 章 卅三 節	十三 章 二十 節
同上	同上	加法翁城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耶穌的生活

當善用聖籠	慎忠於信托	謹候主之第二次降 來	善用財物多行哀矜	儆惕一般貪圖世俗 者	恒心於祈禱	實際的慈善	寬恕人的本份	謹防異端惡表不為 所染惑
不結果的無花 果樹	忠信與不忠之 僕	束腰持燈候主 之僕	蓄財於不破蔽 的錢囊	愚蠢的富人	強固催求的朋 友	慈善的撒瑪利 大諾	君子索債 (不仁之僕)	法利撒都底醉 子
							卅三章 十八節	十六章 五節
								十八 章 十五 節
十三章 六節	十二章 十四節	十二章 卅五節	十二章 卅三節	十二章 十六節	十一 章 十五 節	卅十 章 卅節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如德亞	加法翁城	日內撒肋

年九十二
間 月 二 十

耶穌喻言一覽表

天主聖召之普遍	設筵大請人客							伯里亞
奮鬥與克己	樓塔與國王出 征					廿四章 廿八節		同上
主對於回頭者善樂	亡 羊	十八 十二節				十五 四節		同上
改過者之悅樂主意	一塊失而復得 的錢					十五 八節		同上
主待回頭的罪人之 仁慈	浪子回頭					十五 一節		同上
善籌永遠大事和忠 誠於托付	奸狡的管家					十六 一節		同上
不仁不信者無望於 將來	富人與拉匝祿					十六 九節		同上
萬事都該為主而做	無用的僕人					十七 七節		同上
堅恆祈禱底效力	叫屈的寡婦與 不義的判官					十八 二節		撒瑪利亞 邊境

年十三
間 月 四

年九廿
月 二 十

耶穌的生活

祈禱須要謙遜	先工作未必先受賞	勤謹者獲賞怠懶者受罰	不誠實與懺悔	如德亞人之殘害耶穌	欲赴天國盛筵須久保存潔淨禮服	第二降來的朕兆	應當醒寤祈禱謹待主臨	不及早準備到時後悔莫及
法利賽諾與布比加諾	葡萄園裡的工人	十寶十僕	兩個兒子	暴惡的農夫	不穿禮服的客人	無花果樹及其他的樹	管家的僕人	十童女
	二十章一節		廿廿一章八節	卅廿一章二節	廿二章二節	卅廿四章二節		廿五章一節
				十二章一節		廿八章三節	卅三章四節	
十八章十節		十九章十二節		二十章九節		廿九章一節		
同上	同上	日里關	日路撒冷 (西滿家裡)	日路撒冷	同上	阿里瓦山	同上	同上

年十三
月四

樂受此生之試探	善用時機與主寵
山羊與綿羊	銀寶(大司令)
卅廿五 一節章	十廿五 四節章
同上	同上

耶穌喻言一覽表



耶 穌 的 生 活

一 九 四 六 年 六 月 四 版

一 九 四 八 年 八 月 五 版

定 價：港 幣 三 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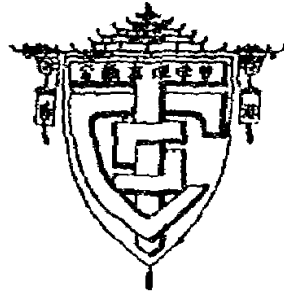
著 者：Mgr. A. Goodier S. J

出 版 兼 發 行 者：
干 諾 道 中 八 號
香 港 公 教 真 理 學 會
皇 帝 行 二 樓

承 印 者：中 國 印 刷 公 司
香 港 干 諾 道 中 九 十 二 號
電 話：三 式 二 九 三

24
171222
(1)

172222
(1)



H. K. \$0.30

S-1